宋臨川王義慶世說新語一書單詞隻句精警動人郎彥許諸人從事晉史率用以成篇梁劉孝標從而箋釋之能為義慶補

遺書浮之目於此窺見一斑矣
雲間何元朗微其意作語林甚
為當時所稱但其詞錯出王弇
州麟洲又取而删定之曰世說
新語補幾百年来家絃户誦梨

裒不啻數十易而字句訛舛益甚惟吳興凌初成原刻悉遵古本分為六卷附以弇州所訂自為一帙名曰鼓吹吳門呂眞九先生考覈精確眞有功於初成

者余所見善本斷推此爲第一
閩貞九爲婁東名宿晚年好道
白日冲舉今其子雲隱忽已滄
風吸露棄家入山云世傳其著
一初畯楚訥辭正

宮史小史諸書兵燹以後惜多散失我友夏子来王留心典故整緝世説此甚費苦心昌黎有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豈不信哉因誌于簡端以公諸世

世說新語補目錄

卷之一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卷之二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規箴
卷之三　捷悟　夙惠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卷之四　任誕　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世說新語補目錄終

世說新語目錄

卷上之上 德行 言語
卷上之下 政事 文學
卷中之上 方正 雅量 識鑒
卷中之下 賞譽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惠 豪爽
卷下之上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卷下之下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世說新語目錄終

世說新語補卷之一

何良俊　撰補
王世貞　删定
張文柱　校註
淩濛初　攷訂

德行

閔仲叔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

邑耶。遂去客沛。謝承後漢書曰。閔貢字仲叔。太原人。皇甫謐高士傳曰。仲叔同郡周黨。貞介之士。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後漢書註曰。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任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范曄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弟禮爲御史中丞。禮恭謙行己。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朱文季范曄後漢書曰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與張堪范曄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志美行厲世祖召拜郎中歷漁陽太守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高文通居鄉時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鬬文通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爭者

投兵謝罪。嵇康高士傳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鳳專精誦習。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其後遂爲名儒。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學畢。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

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得而聘之始以裝飾入
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
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
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
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
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
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
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
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
慕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
京作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
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
聞而非之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有頃去適吳作
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
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
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問靡慝兮獨建其
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
覯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

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恨恨兮誰留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爲求葬地於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范巨卿爲荊州刺史友人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一名氾山陽金鄉人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爲新野縣街卒范曄後漢書曰孔嵩字仲山南陽新野人爲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嵩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謝之值巨卿行部

縣選仲山爲導騎。巨卿見仲山，驚提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記曰：魏有隱士侯嬴，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論語註疏曰：晨門，閽人也。高士傳曰：石門守者，魯人也，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之者與？時人賢焉。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巨卿敕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隣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道。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范曄

後漢書曰：范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從樊英、馬融受經，好違時絕俗，爲詭激之行。桓帝時爲萊蕪長，遁居梁沛之間，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後辟太尉府，以疾不行。年七十四卒，謚曰貞節先生。

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後黃公亡，彂孺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齎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范曄

後漢書曰：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五府俱辟，不應。後將出，李固以書逆遺之。歷議郎、尚書僕射。延熹二年，拜太尉，封邟鄉侯。梁冀誅，首居公位

尋而五侯擅權。稱疾不起。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管幼安在遼東。隣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魏志曰。寧與華歆邴原俱遊學。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至遼東。度虛館候之。

王叔治七歲喪毋。毋以社日亡。來歲隣里修社會。叔治感念亡毋。哀甚。初喪隣里爲之罷社。魏志曰。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孔融在北海。召修爲主簿。後舉孝廉。辭。融答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庭。其可辭乎。

沐德信少以清介名。魚豢魏略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有志介。黃初中爲成皐令。

吳使諸葛子瑜、諸葛瑾別見。朱義封。吳志曰：朱然字義封，丹陽故鄣人，仕吳爲左大司馬。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者答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那。魏略曰：並豫作終制，戒其子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窮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槨，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未是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

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
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
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怳惟忽壽爲欺傀夭
爲鬼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上下
窆以棺槨爲桎梏衣衾爲纏屍瘞地下長幽桎梏豈
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至
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含珠鱗柙玉牀象袵殺人
以狗擴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誠
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
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
狸之齧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今年過耳順
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以
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
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爲棄父之命誰或矜
之使死而有
知吾將屍視

杜恕著家戒

魏志曰杜恕字務伯杜氏新書曰恕少
與馮翊李豐相善後豐砥礪名行以要

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顯出朝廷。恕猶居家。明帝擢拜散騎轉黃門侍郎道張子臺。典略曰。張閣字子臺。東都人。官至太僕。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當何從而來。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非心所安。玄晏春秋曰。七年春。吾長三尺四寸矣。未通書史。與從姑子梁柳。編荊執杖。分陳相刺。共以爲樂。

鬲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晉書曰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王偉元門生爲本縣所役求屬令爲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己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爲縣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

令卽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恥。王隱晉書曰。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祖修。有名魏世。裒少立操尚。以父儀爲晉文王所害。絶世不仕。立屋墓側。隱居以敎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悲號斷絶。墓前一栢。裒常所攀。枝葉爲之枯。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與兄共遊。兄心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郭文舉入吳興餘杭山窮谷中。倚木於樹。苫覆而居。都無壁障。餘杭令顧颺贈以葺襖褶一具。文舉不納。使者置室中而去。乃至衣爛。竟不服用。王隱晉書曰。郭文。字文擧。入餘杭山。蘇峻未亂之前。徙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着縣中。養病。及峻破餘杭。臨安如

故人始異之。自後不復語。但舉手以宣其意。病甚。寵問先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謝石奴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假節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符堅。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遠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中興書曰。汜毓。字稚春。北海盧人。

王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隣省有會同者。遺之

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一人之惠。晉中興書曰王悅之字少明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謂鑒曰尊何用田爲鑒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南史曰王惠字令明瑯琊人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王僕射。宋書曰王敬弘瑯琊臨沂人本名裕避高宗諱故稱字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

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懸家本國左常侍。歷官至僕射。子恢之南史曰恢之敬弘長子。位至新安太守。中大夫被召爲秘書郎。僕射爲求奉朝請。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宋書曰。太祖文帝諱義隆。高祖第三子。

孔中丞在都。翁道存爲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曰。自古無有載米

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江夏。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山陰人。祖琳之。贈太常。父邈。揚州治中。覬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道存官至南海太守。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南史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若為業。以樵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

少留錢而去。頻言玄理爲詩[illegible]之言。
與同縣孔顗友善。俱嗜酒。輒[illegible][illegible]對[illegible]歡。

劉凝之隱居荆州。適歲儉。衡陽王宋書曰。衡陽王義季。幼而爽簡無鄙近之累。特爲太祖所愛。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酈道元水經註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共隱於衡山。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齊高帝鎮東府。齊書曰。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初仕宋。以功封齊公。竟代宋。在位四年。時虞玩之爲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鋭蔡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

釋務時買之著已三十年。高帝咨嗟。因爲贈屐。玩之不受。人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遺簪敝屣。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南史曰。虞玩之。字茂琰。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沉涉書史。好臧否人物。元徽中。爲尚書右丞。

謝玄暉好奬人才。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淸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尚書吏部郎。江祏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收下獄死。會稽孔闓。能有文筆。未爲時人所知。孔稚圭德璋別見嘗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歎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南史曰晉熙王鉞太祖第十八子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南齊書曰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高祖玩晉太尉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郡張暢見其童幼便嘉異之張思曼亦曰此江東裴樂也

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着屐出閤長之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長之固

遣迭曰。長之一生不傷闇室。南史曰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祖裕晉光祿大夫父普驃騎將軍長之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秋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南史曰齊武帝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南齊書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騊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明中使虜世祖曰卿有將命之才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

昭明太子姚思廉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孝謹天至精於義學年三十一薨。與諸賢汎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

子初無言但詠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思別見

張思光給假東出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父暢會稽太守融弱冠有名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南史曰張緒字思曼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孝武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

明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以贍貧民後刺史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

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梁書曰、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父僧紹。隱居不仕。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劉璠梁典曰、梁昭明太子聞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庾子輿南史曰、子輿。字孝卿。南陽新野人。父域。有孝行、母好鶴。嗟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子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

父卒官巴西。南史曰、庾域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魏襲巴西。域固守。糧盡、將士齕草、供食。無有離心、卒於官。

奉喪歸。至巴東灩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水經注云、白帝山城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名灩預石。江水東逕廣谿峽。乃三峽首也。峽

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冒復，沿泝所忌。子輿撫心長叫，其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淫預如襆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古樂府灧澦歌曰：灧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

傅茂遠[illegible]然靜處，不妄交遊。南史曰：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涖官常以清靜，居朝廷無所請謁。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

袁司徒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好學有才，清整持風操，著妙德先生傳以自況。嘗慕荀奉倩，改名為粲，字景倩。齊王功德既重，天命有歸，粲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由是遇害。每經其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

其惟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顧常侍清介持操。南史曰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
司空和六世孫少有志操內弟張
率薦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
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便衰如協便為已老
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於為廷尉
是以協為太常博士終散騎常侍舍人
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宋書曰蔡廓字子度
濟陽考城人曾祖謨
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
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以方鯁閑素為高
祖所知歷官參軍
太尉從事中郎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
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李德林父校書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

葬博陵豪族崔諶者休假還鄉將赴弔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隋書曰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太學博士德林幼聰敏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日便度十五誦五經古今文日數千言該博文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隋文帝時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李汧公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公許之託葬窖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共啓墓出金付之劉昫唐書曰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幼勤經史長而

沉雅清峻。德宗朝，以司徒平章事。一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爲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在相位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禮賢下士。以李巡張參爲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大陳餚饌，酹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李師古跋扈唐書曰，師古，淄青節度使李納之子。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繩，并氈車子一乘，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登進

辟拜杜鴻漸深器重之後從郭子儀朔方從事
貞元二年爲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封邠國公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宋祁卓行傳曰。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後爲諫議大夫。以沮裴延齡相。出爲道州刺史。

楊憑得罪。唐書曰。楊憑字虛受。弘農人。官湖南江西。觀察使。工文辭。少負氣節。與弟凝凌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稱楊穆許李之友。性簡傲。不能接下。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侈。爲李夷簡所劾。責授臨賀尉。姻友無敢送者。獨

徐晦送至藍田。唐書曰。徐晦。進士擢第。登制科。爲楊憑所薦。及憑得罪。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將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權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爲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爲姦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權載之歎其長厚。唐書曰。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父臯。天寶中。祿山使之獻俘京師。臯察祿山有異志。詐死逃逸。由是名聞天下。德輿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後以禮部尚書平章事。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籍風流。爲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

人甍歿以銘說西[illegible]什八九。時盜[illegible]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遇見。却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曰。與子同里閈。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人由是相識無犯。墨客揮犀曰。羅可。沙陽之碩儒也。嘗應鄉薦。見黜於禮部。遂不復進取。以疎放自適。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偶夜行。聞老婦人哭極哀。公問嫗何為哀傷如是。嫗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居所在。正

五百緡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索其值。遂還毘陵。不復買地。東都事略曰。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熙寧中。謫黃州團練。哲宗召為翰林學士。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

言語

漢哀帝問鄭尚書崇。卿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班固漢書曰。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祖父以貲徙平陵。崇少為郡文學史。大司徒傅喜薦擢尚書僕射。數見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鄭康成在袁冀州坐。袁山松後漢書曰。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庶子。出

後伯父成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爲奔走之友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東觀漢記曰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奉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因起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應有慙色

曹公魏志曰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後子丕代漢稱太祖武皇帝以楊太尉范曄後漢書曰楊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曾祖震太尉祖秉太尉父賜司空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中平中代黃琬爲司空與袁公路婚將誣以同逆英雄記曰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後僭號于壽春孔文

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華嶠漢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坤卦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曹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

曹公既殺楊德祖[張騭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父彪漢太尉修辟丞相府主簿少有才策爲曹操所忌以罪見殺]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班固前漢書曰金日

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爲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爲之改容。

許汜襄陽耆舊傳曰。許汜是楊慮同里人。少師慮爲魏武從事中郎。昔在劉表坐。論陳元龍者其人也。與劉玄德續漢書曰。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並在劉荊州坐英雄記曰。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領荊州牧。身長八尺。姿貌溫偉。與張儉等號爲八顧。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謝承後漢書曰。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學通古今。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領廣陵太守。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

大牀臥使客臥下牀。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孫討逆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曹操表爲討逆將軍。既定豫章。還饗將士。謂虞仲翔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初爲王朗功曹。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志。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孫。獻帝時。太傅。與蔡邕楊賜。堂溪典。同校定石經。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言

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語議有所不及。孫意猶謂夫爾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

吳志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遊學京師。後避地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行。江表傳曰。權於羣臣。多呼其字。唯呼張昭曰張　張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恐子綱不能答兒輩舌也。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李令伯常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吳主問何願爲兄。令伯答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稱善。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祖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

王渾平吳之日。晉書曰。渾。沉雅有器量。以平吳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登建業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

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唯一人。王大有慙色。虞預晉書曰。周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裨將軍。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爲建威將軍西征。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

溫太眞問郭文舉。饑則思食。壯則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舉答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抱朴子曰。郭文字文舉。入陸渾山學道。獨能無情欲不生也。

王安期去官東渡。道路梗澁。人懷危懼。王毎遇囏險。處之夷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

時覺形神俱往。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爲作賓主相對。劉眞長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桓南郡問謝夫人。太傅在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爲心。隱顯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桓靈寶玄小名也專別見。征殷仲堪。道出廬山。伏滔遊廬山序曰。廬山者。江陽之名嶽。蟠根所據。亘數百里。重巖倏嶂仰插雲日。俯瞰川湖之流焉因詣遠公慧遠

盧郎朗潤。所以加玉。三國典略曰。東魏以揚愔典選。愔令選人自敘。不省文簿次第呼之。嘗誤呼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有選人魯漫漢。自言微賤不蒙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驢。遙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耶。漫漢驚服

北史李諧至南。北史曰。李諧字虔和。文平尚書僕射諧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見之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襲爵彭城侯。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以諧聘焉。梁武謂左右曰。卿輩嘗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梁武與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郡國志曰。閩州長命洲。梁武帝放生處。

賈思伯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

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言。北史曰。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累遷中書侍郎。爲孝文所知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唐書曰。潘師正。趙州贊皇人。少以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知遠。清淨寡欲。居嵩山積二十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卒贈體元先生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

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唐書曰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天白山遇林泉會意留連不能去毋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帝後營奉天宮游巖先居宮側特令勿毀仍題曰處士田游巖宅

天后嘗召徐有功 唐書曰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參軍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共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一人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劉餗隋唐嘉話曰徐大理有功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為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

陸羽宋祁隱逸傳曰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時謂今接輿也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唐詩紀事曰張志和字子同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肅宗時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十二卷鶴齡恐其遁世爲築室越州東郭與陸羽往還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

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寇萊公遺事曰公諱準字平仲。華州人。太宗辛丑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寖以貴顯。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荊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五朝名臣言行錄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位至丞相。左僕射。封荊公。追贈舒王。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

昱平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尒甫大以爲然東都事略曰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爲集賢校勘王安石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爲檢詳安石去位薦爲參知政事

馮當世知并州東都事略曰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初儁邁不羣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京知制誥日韓琦爲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弼弼使往見之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官參知政事謚文簡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口以談禪爲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按王介甫撰王平甫志曰安國字平甫臨川人熙寧間歷官大理寺丞

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山谷年譜曰公諱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治平丙午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廬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月傅巖深鎖烟擊節稱賞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擢首選歷官著作佐郎兼史館

政事

孔君魚爲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唯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

龐仲達爲漢陽太守司馬彪續漢書曰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官至太尉郡

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强助弱果以惠政得民

後漢書曰永壽中太尉黃瓊上疏曰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耋耆有作者七人之志宜見引致助崇大化詔公車徵棠竟不至

任延爲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

丘人少隨其父客居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顓名太蚤入呼延爲任聖童更始中以大司馬屬拜會稽縣尉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不得恐僉廋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乞之復言。

孔愍達爲後軍府長史。雖醉月居多。而曉明政理。盡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醒。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

南史曰劉玄明臨淮人官至司農卿後傳劌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南史曰傅劌北地靈州人祖僧祐山陰令父琰爲會稽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謂之傅聖劌位至右大諫議孔平仲續世說曰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蘇瓊爲清河太守。清愼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

論地上事。遂焚其券。北史曰。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父備。魏衛尉。瓊隨父在邊。東荊州刺史曹芝之署為長流參軍。齊文襄引為刑獄參頃屏加勞勉

楊德幹為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鷂不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鷂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本神唐詩曰。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殺人以立威。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時語曰。寧食三年炭。不逢楊德幹

宋廣平愛民恤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劉昫唐書曰。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攻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睿宗朝。累官尚書。右丞相。封廣平郡公。

玄宗宣賜酺三日。漢書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以賜酺爲恵澤唐無酺禁賜酺者聚作上使樂高年賜酒麪也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上。上患之。高力士唐書曰高力士馮盎曾孫也姓高氏武后勑給事左右玄宗時累進開府儀同三司後除籍流巫州卒奏河南丞嚴安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書以相戒。無敢犯者雲溪友議曰嚴安之定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戎曹權過京尹封氏聞見録曰安之爲赤縣尉力行猛政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唐書曰石字中玉隴西人機辯有方略尤精吏術大和三

年。爲鄭滑行軍司馬。入朝奏事。古對明言豈西蜀
辯。文帝嘉之。歷官檢校司空平章事。

中元日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皐圖形。自拜
至者。先拜而後謁佛。臣訪於故老。皆曰。方稚童。今
公輸年金。放恩深於蜀。今無此惠澤。追思益切。唐書
日。韋皐字武[illegible]人。貞元元年爲劍南西川
節度使。以功加檢校司徒中書令。封南康郡王。

李文靖爲相。東都事略曰。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父炳[illegible]同[illegible]中文流沉厚寡言。無變宏遠。咸平中。拜平章事。卒[illegible]贈中書令。謚文靖。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務更張
喜激昂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湘山野錄曰。李公嘗彼同年馬
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爲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
然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補

國耳。令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狗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寡多。

文學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楚辭註曰淮南王安。博雅好古。西京雜記曰。鴻犬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好學博覽。少耆欲。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年四十餘。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黃門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魏略曰。陳琳字孔璋。

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檄文。即琳撰
辭也。後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
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
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責也。

朱公叔躭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
衣冠。顛墜阬岸。其父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
張璠漢紀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父暉。尚書令。
穆五歲好學。謝承後漢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
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袁山松後漢書曰。穆著
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寫之。穆感時澆薄。慕尚敦
篤。乃作
崇厚論。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袁山松後漢書曰。王
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承
後漢書曰。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

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蔡中郎到江東得之。歎爲高文。恒秘翫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袁山松後漢書曰。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潘元茂文章志曰。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少有逸才。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作魏公冊命。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人謂與訓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王粲別見擅名當時。便疑此冊是仲宣所爲。及晉王爲大傅。臘日。大會賓客。語元

按世說注中已有然無見難以下故并存之

茂子。滿曰。尊君作魏公册高妙。仲宣亦以爲不如。人始信是元茂作。文多不載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魏志曰。荀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父彧。尚書令。祖緄。濟南相。曾祖淑。朗陵相。何劭荀粲別傳曰。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友皆一時俊傑。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哭之感慟路人。荀氏家傳曰。彧五子。惲。字長倩。虎賁中郎將。惲弟俁。字叔倩。御史中丞。俁弟詵。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詵弟顗。字景倩。顗弟粲。晉陽秋曰。荀顗博學洽聞。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

之糠粃也。兄倶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奉倩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横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莫。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言論

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輅別傳曰輅父爲瑯琊即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黌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黌之雋請與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辯之士。公明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二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問子春，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爲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嘆不已。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客游梁，著子虛之賦，武帝讀而善之。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費禕設甲乙論。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驕奢僭逆。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豈忠臣爲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口。破以不義。絕其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爲僭濫不當矣。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閎字仲茂。諶之子。爲太子文學掾。鍾元常。王景興與袁曜卿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父滂。漢司徒。渙避地江淮。爲袁術所用。呂布擊術於阜陵。渙爲布所拘留。袁[illegible]綜曰。布之敗也。陳[illegible]布軍。見太傅

皆拜。渙獨高揖。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衆人皆重載。渙取書數百卷而已。

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王國士。更爲唇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眞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

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晉書。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樗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沖作之。臧榮緒晉書曰。思欲

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士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賦出士衡絕歎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

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乃提古今總驗名實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問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輔嗣也士衡由此

妙達玄理酈道元水經注曰今尸鄉澤野負原夾郭多賢龍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著窗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沛國人官兗州刺史。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荅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歎曰癲何預盛德事邪說文曰癲狂也正韻曰病也。

宋文帝嘗問慧觀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

遊方廬山。諮稟惠遠。風神秀雅。思入玄微。頓悟之義。誰復習之。佛教修入。有頓悟漸修二宗。答云有生公。高僧傳曰。竺道生。鉅鹿人。幼穎悟。若神。值竺法汰。遂改俗皈依。雋思奇拔。聞義開解。王弘。顏延之。並敬挹風猷。弟子道猷。高僧傳曰。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因註勝鬘以翌宣遺訓。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扵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

悟成佛。又著二諦論。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欻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何子季與周彥倫周顒別見同時。二人精信佛法。蕭子顯曰。何胤字子季。廬江灊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鑠。宋宜都大守。胤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馬。並不就。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齊書曰。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世祖長子也。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按淨名疏。界內八難。曰。地獄。畜生。餓鬼。三塗也。盲聾喑啞。世智辯聽。佛前佛後。北俱

盧洲人道也無想天或指長壽天天二也為凡夫
住事八難界外八難曰有餘中三十心為三惡道
住無我法名為北洲地前法愛如長壽天未有初
地十種六相名諸根不具地前智淺如世智辯聽
不窮中理如佛前佛
後為二乘住理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
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南史曰胤侈於味食必
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
猶食白魚䱇脯糖蟹嘗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
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
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
混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
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
廚永為口實竟陵王見岏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
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之所重
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賖若
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
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

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鳬夜鯉不能
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且性
之一落鑾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
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
聊復片言發起耳
亂末年遂絕血味

何尚之爲丹陽尹宋書曰何尚之字彦德廬江灊人曾祖準高尚不仕祖淑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更置玄學於南郭外一時名士慕道來遊王倩玉**宋書曰王球字倩王瑯琊臨沂人父謐司徒球素簡貴不交游江夏王義恭嘗謂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未可以文案索也官至太子詹事大夫尚書僕射**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西河子夏所居

張參軍少有思理。[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官始安王記室參軍]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參軍正色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南史曰周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爲伯父捨所養十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弘直字思方幼聰敏仕梁爲湘東王記室參軍]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李百藥齊書曰邢劭字子才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爲娛當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後飲讌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官至國子祭酒嘗謂娛書思之更是一適齊書曰幼妻弟李節亦才學之士謂劭思誤書何由便得劭答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沈約宋書曰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掌書記子頊敗爲亂兵所殺己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

雕繢滿眼。詩品曰。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南史曰。超宗謝鳳子。靈運之孫也。隨父徙嶺南。元嘉末。得還。歷官至義興太守。後以事賜盡。爲新安王子鸞常侍。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孝武第八子也。改封新安王。時王母殷淑妃卒。宋書曰。淑妃卒。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

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南齊書曰。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遇害。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高帝爲太尉。引爲長史。遷尚書僕射。王答曰。謝朓得父膏腴。南史曰。謝

朏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莊撫其背曰。眞吾家千金。仕至中書監司徒衞將軍。

江淹有意 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爲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爲金紫光祿大夫。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襍。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何參軍 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父敬叔。齊長城令。思澄少勤學。工文。爲遊廬山詩。沈約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仕至湘東王錄事參軍。

與族弟水部 梁書曰。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重於世。世謂何劉。官至尚書水部郎。

散騎。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卒於國山令。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

張思光作海賦。文辭詭激。融賦奇句曰。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濤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惜全篇脫落不可讀。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此賦寔超玄虛。王儉七志曰。木華字玄虛。廣川人。傅亮文章志曰。玄虛為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但恨不道鹽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瀰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僧道宣傳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士徽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䨓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弱歲便曉玄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辭義罕有其比國子祭酒孔頴達劉昫唐書曰孔頴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厤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頴達造門請質疑滯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大業初舉明經太宗引爲文學館學士拜國子祭酒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

家無諍。語錄曰。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圓覺經註曰。外道者。著諸見等以邪智惑人令疑。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金剛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爲道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

齊澣善知今事。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人。開元間與蘇晉。蘇頲。賈曾。韓休。許景先。孫逖典詔誥。爲代言最。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爲侍郎。世謂臺選當稱介然。昔晉

卿之才。後皆大顯。高仲舒善知古事。劉昫唐書曰。高敞。雍州萬年人。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爲相王府文學。開元中授中書舍人。姚崇每諮

此兩人嘗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

元微之劉昫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魏昭成皇帝之後。父寬。比部郎中。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稹爲第一。除右拾遺。長慶二年。拜平章事。唐詩紀事曰。穆宗時。嬪御多誦稹歌詞。宮中號爲元才子。與劉夢得。唐書曰。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漵。世以儒學稱。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爲監察御史。以附麗王叔文。連加貶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韋楚老。唐詩紀事曰。韋楚老。長慶進士。終左拾遺。

在白傳第。唐書曰。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祖鍠。父季庚。世敦儒

業居易聰慧絕人。貞元十四年。高郢擢昇甲科。授校書郎。元和中。爲集賢校理。文辭富豔。尤精詩筆。所著歌詩。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理。渴聞讜言。召入翰林爲學士

各賦金陵懷古詩。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子沒川。得千金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奚微之有哉。於是罷唱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清流。而今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宋史曰。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還

朝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其學本六經亦道佛老申韓之說。歷官端明殿學士。提舉太乙宮兼侍讀

在許下。與韓持國

持國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獻公億之子。以蔭補官。任至門下侍郎。

兄弟

宋史論曰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野。取

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

李廌師友談記曰。東坡云日者王寧。王寔見訪是持國必傳之習也。因問持國安否。皆曰持國嘗語人言已癡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一日。會親友曰老人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呼號。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惟五更起。勾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家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持國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為死時將去者計也。

公頗病之貽蘇子瞻書問

救之當以何術。子瞻報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釋迦譜曰：淨飯遠祖，捨國修行，受瞿曇姓，故曰瞿曇氏。況學之者耶？張太史明道雜志曰：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求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寧州志曰：黃龍山寺，吳黃武中，有黃龍見于山，因以名。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

平。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羅湖野錄

曰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尚游。

宋次道家多書東都事略曰宋敏求字次道趙州平棘人。父綬參知政事家藏書二萬卷敏求官龍圖閣學士。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劉道原就借觀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悉撤去閉閣抄讀。旬日盡其書而去。宋史曰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潁上令。恕少穎悟書過目成誦重意義急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不習金穀辭

之。訴何武鮑宣郫縣人哀帝時爲御史大夫鮑

汝以一言以可蓋子瞻報司諫公試觀能哉之性何

汝不欲何謂三同條何以不肯金縷攝

然少讀釋書過作如讀道書義為然諸主

明閣賦讀內日講述道言而去求史日陛然之道蹊

兩漢終生人之道真日北注高而焉來也悉派去

學漸也女子總世學央力　醒道未能其學未日具

敘求宮講圖閣學士以政事家敷書二十清

宋太道家多書東都人交教參曰宋敘求乎次道孫平

黃龍山從神和尚游

目歸道元於問了錄貽

平山谷曰開演道曰千無壽平而山谷乃用

世說新語補卷之二　鼓吹一

明　何良俊　撰補
王世貞　删定
張文柱　校註
淩濛初　攷訂

方正

陳尚書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官廷尉監累遷尚書見王莽司馬光通鑑曰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也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新僭位一八年漢兵殺之誅何武鮑宣班固漢書曰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哀帝時為御史大夫鮑

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何武甚敬重焉薦為諫大夫董賢貴幸上書切諫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誅不附己者宣喟然歎曰吾可以逝矣父子相與及何武等皆死

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祖道祭也臘歲終之大祭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墓日為臘漢家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午祖戌臘

蘇桓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八世祖建武帝時有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

馬伏波嘗有疾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父通封重合侯坐事誅故

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兒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俠客援在交阯以書誡之建武四年隗囂使奉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不荅諸子問曰帝壻貴重奈何不爲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曰梁松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彊豪范華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哀平間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鄧禹至關中表爲左馮翊稱疾免歸後復徵爲太子少傅

一友

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班固漢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長八尺餘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皆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范華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篤志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

武四年。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周太常清潔守禮。嘗臥病齋宮。妻闚問所苦。周以為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東觀漢記曰。周澤字穉都。少修[illegible]介特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邴原別見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丞相亡。蜀人思之。愛瞻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蜀亡。死於國難。廖元儉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為丞相參軍。過宗德艷。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艷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德艷。南陽安衆人。為丞相主簿。丞相卒。吳慮魏襲蜀。增巴丘守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戍。預將命至吳。孫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大笑。嘉其抗直。

馮名懷字祖思

導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莘人。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蚺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化爲青鳥飛去。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桓公議移洛陽鐘虡。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

不應先事鍾虡。桓不能奪。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晉書曰。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納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術雅重之。引為建威長史。遷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望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稱其忠亮。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司馬晞為太宰。封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能為王侯伶人。

桓玄篡位。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

人。世好學。王廣尤爲精純。謝玄爲兗州。辟從事。桓玄輔政。以爲太尉軍祭酒。謝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爲新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歔欷。宋書曰。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史。晦爲孟昶中兵參軍。後爲宋高祖中領軍。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行。王弘之別見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慧曉也在選任已

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悉舊貫
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諂都令史爲吏
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
卞士蔚弱冠時爲上虞令南史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冤人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才與物多忤官車騎記室參軍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
顗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
以屈卿者正謂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勳門
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顗見顗別
任彥升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遂絕

當時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衣冠
貴遊莫不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
曰任君官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齊紆意於楊蟲兒南史曰楊蟲兒吳興
人齊東昏時爲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用爲中書郎彥升造謝尚
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楊郎忽謝我彥升大慚南史
曰王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也父攸宋太宰中郎
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
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
與焉仕中書監加散騎常侍。
褚彥宣南史曰褚炤字彥宣淵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以一目眇
不拜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
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主彥回少有
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回推財與弟唯取書

數千卷仕宋爲司空後爲齊朝佐命官至侍中司徒。彥回子賁南史曰淵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往問訊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以軺車給之彥先大怒曰着此辱門户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司馬光通鑑曰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以褚淵爲司徒。

賀者滿座。悵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南史曰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事蕭惠開惠開嘗謂曰我子勉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乃請事齊高帝備見親信嘗令學上手迹報答書疏皆付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也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南史曰瀹字義潔陳郡人謝莊子也仕至太子詹事。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牀

遠客憚其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

非天子所命。

徐勉為吏部尚書。梁書曰。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為祭酒。稱勉有宰輔之量。歷官侍中。諡簡肅。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

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

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為書戒子崧曰。吾家世為清廉。常居貧素。至產業之事。

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

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

藉先代風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

厚乎。又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

非徒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與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恐將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

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

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孰田地。甚爲舄鹵。彌復何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已

復勞家間熟務汝欲[illegible]
亦勿復與吾言人間[illegible]
其滿庚盈箱寶之幸並無[illegible]令吾知此[illegible]
孝者善繼人之志善[illegible]之事今且望汝全吾[illegible]
志則無
所恨矣。

蘇世長從獵於高陵。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人。[illegible]
[illegible]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illegible]武帝問讀何書。對
曰孝經論語。王世充僭號。署行臺僕射。世充平。以
漢南歸國。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宗顧謂羣臣曰。今
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薦廢萬機。不滿十旬。

未爲大樂。高宗爲之憂。既而笑曰。往態發邪。對曰臣爲私計則佳。爲陛下國計則忠

眞宗將立明肅后。宋史曰。劉后。華陽人。指揮通第二女也。母龐夢月入懷而娠。眞宗卽位。入爲美人。進德妃。嘗郭皇后崩。欲立爲后。大臣多以爲不可。卒立之。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事。能記其本末。天下封奏者得預聞。令丁謂東都事略曰。丁謂。字公言。蘇州人。嘗以文謁王禹偁。王比之韓柳。遂擢[illegible]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東軒筆錄曰。丁晉公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爲姦邪。及稱道用[illegible]眞宗以[illegible]之事。作玉淸昭應宮。耗費[illegible]不可勝紀[illegible]

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時不憂不富貴。楊答曰。

如此富貴。亦不願得。東都事略曰。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

[…]進士及第試詩賦五篇[…]立成太宗嘆異以爲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謚曰文

王介甫雅愛馮道五代史曰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初事宦者張承業得薦於晉王唐莊宗即位拜戸部侍郎明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滅唐道又事晉加司徒侍中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漢高祖立乃歸漢周太祖世宗時卒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嘗與梁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諸將有掠得美女者以遺道道寘之別室訪其主還之父喪居景城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有力不能耕者夜往潛爲之耕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主益以舊德自處當世士皆仰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唐參政曰道爲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甫爲之必紊乱東都事略曰唐介字子方

荊南人爲御史裏行論文彥博交結宮禁貶英州

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文彥博復相上言召臣春召介還

不敢行仁宗即起介

通判潭州尋至大用

雅量

孔文舉在青州六年范曄後漢書劉

子所攻流矢雨集

義自若

書曰孔融在北海爲袁譚

表青州刺史

內接孔融隱几安坐讀書論議

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
佑。聖賢群輔錄曰。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群長
文、譙朱鑠彥才、濟陰吳
質季重。爲魏文帝四友。治軍渭濱。亮與宣王
戎服蒞事。使人覘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
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許詠欽璽之子交趾
蜀。璋以爲廣漢太
逾七十。愛樂人物
亮皆爲
之拜。董休昭
相亮欲任以宮省
匡救之理。延熙中
諸葛亮蔣琬費禕
禕及允爲四相。與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
太守士燮。劉章遣使招靖。靖入
守。先主爲漢中王。拜太傅。靖年
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
志曰。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
和。掌軍中郎將。允秉心公亮。丞
之事。遷侍中。允事爲防制。甚得
守尚書令。華陽國志曰。蜀人以
費文偉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
夏鄳人。遊學益土。與汝

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代蔣琬爲尚書令。欲共會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爲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爲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歡。和在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昭有難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

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是吾意了矣

魏軍次于興平。蜀假文偉節。督師往禦。禕別傳曰。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斅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吾聽事終日。猶不暇爾。光祿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棊。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文偉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蜀志曰。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父豔。漢司空。敏涉獵書籍。善左氏

春秋。尤精倉雅訓詁。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樞機不慎。數見黜削。然敏東宮舊恩。特加優待。後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自警。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白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阮侃別見。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問貴賤

長幼至輒與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滿

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

謝幼輿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辱深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時人服其遠

暢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并棄圍

奔去。或云是劉王喬。

郗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曆忌釋曰。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王江州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瑯琊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爲會稽王驃騎參軍。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

半道輿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
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昭明太
子撰淵明傳曰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
柴桑人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羣
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
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
隨遣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
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
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
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
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宰輔恥
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歲
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晉書潛本傳曰潛
既絕州郡覲謁未嘗有所造詣唯至田舍及廬山
遊觀而已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家坐頓不
識主人亦欣然無忤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

欽遲之。潛稱疾不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先於半道要之。便引酌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歡宴窮日。續晉陽秋曰。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即衆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潛故人龐通之。此有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敘鄰曲契。外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鄧。豈即龐參軍。非。半道栗里。亦可證發冢之嘆。

徐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　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與謝晦傅[illegible]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同[illegible]傅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散騎

常侍宴褒論傅亮才學辯博鄭鮮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

鄭鮮之歎曰觀徐僕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高祖渾魏將作大[illegible]尚書郎[illegible]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illegible]絕交遊[illegible]國主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宋明帝宋書曰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敕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刼竟斂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因舉賜鴆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宋書曰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

戴位不過親戚而備抗人主今袁粲爲令僕領選而人性惟不知有粲以此居貴要當有致憂兢否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至是慮憂危將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敕并藥賜死

沈昭畧車騎南史曰沈昭略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之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父文叔侍中昭略性任隽使酒仗氣齊高帝賞之以爲中書郎進侍中永元中被召入華林省飲藥酒死**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華林省**南齊書曰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孝嗣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官五兵尚書明帝崩受遺託永元初帝失德稍彰不敢諫諍內懷憂恐有勸行廢立者孝嗣遲疑久之謂無用干戈須少主出遊閉城門集百僚議廢之未決羣小猜憎孝嗣勸帝誅之召孝嗣等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酒孝嗣飲酒斗餘方卒**孝嗣**

語昭略曰見卿使人思夏侯太初。昭略曰明府[illegible]
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啓。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
相對。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
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illegible]臣爲股肱孰有
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illegible]汝之諫得我功之不
[illegible]我刑之逢[illegible]而履春冰也未有冠
危石而不壓[illegible]春冰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
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汝亡以知我之不
亡逢乃歌曰佩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
烙也遂赴炮烙史記曰帝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
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諸侯多叛王子比干諫弗聽
微子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
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剖比干
觀其心。

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瀹也謝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終不問外事也。南齊書曰。高宗諱鸞。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受世祖遺詔爲侍中尚書令。鬱林王諱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世祖立爲太孫。世祖崩即位。寵幸中書舍人朱隆之。宦者徐龍駒。鸞乃以計誅龍駒等。王心忌之。鸞慮變。定謀廢立。使蕭諶坦之等。率兵入雲龍門。引出西弄殺之。而立海陵王昭文。已又奉太后令。廢海陵。入纂大位。

張士簡嗜酒疎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

宋征北將軍[illegible]後右光祿大夫。率性寬雅。十二能屬文。[illegible]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

張黃門出爲封溪令。蕭子顯齊書曰。帝寵妃殷淑妃薨。建齋僚佐儀者。多至一萬。融獨注儭百錢。帝怒。出爲封溪令。廣越嶂嶮。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北史曰。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秘書監。大業中。進位上大將

軍。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

道滑。牛不前。驅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

陽。而令我匱。何如此辛苦。時旱澇。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再思

謂之曰。爾牛自弱。不得嗔他宰相。劉昫唐書。再思。鄭州原

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巧佞邪媚。能得人上微旨。

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

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

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

老病死。時至則行。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illegible]人。元和中。以門下侍郎[illegible]

軍節度使淮蔡[illegible]平封晉國公

司空表聖預爲壙故人來者引置內賦詩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出唐書

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illegible]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稱疾[illegible]意誅天下才望助衰王室[illegible]陽陳笏意趣野老擊知無意於世乃隱[illegible]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魏公起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稚圭相州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後相英神二朝贈魏國忠獻王又問誰遣汝曰

張相公元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取我首去其人

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魏公亦不治此事宋史曰趙昊元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爲陝西安撫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天下稱爲韓范

范忠宣謫居永州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以恩補官相哲宗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毎日閉門飡餺飥不知身之在遠衍覺寮雜記曰北人食麪名餺飥揚雄方言餅謂之飥齊民要術青稞麥麪堪作飯及餅飥甚美磨盡無麩則飥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爲正作餺飥字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忠宣行狀曰夫人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

鄆黨章惇宋史曰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豪俊博學善文嘗與蘇軾遊南山抵仙遊潭下臨萬仞撤木其上惇平步過之濡筆書壁神彩不動軾曰君他日必能殺人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三司條例官累遷拜參知政事罷知蔡州哲宗朝起為尚書僕射尋以紹述為國是誣宣仁后追貶司馬光等哲定崩論其罪貶雷州司戶參軍舟過橘洲。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范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為耶。宋史曰。初呂大防等既寘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上言。乞將大防等引赦原放。忤惇意。誣為同罪。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純仁坐貶。每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識鑒

鍾季明爲郡功曹時。陳太丘爲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爲意。不知何獨識我。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

士。後卒如元禮言。范曄後漢書曰。杜密字周甫。潁川考城人。少有厲俗志。為胡廣所辟。桓帝徵拜尚書令。黨事起。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李杜。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衛子許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人。不為詭激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議起兵。茲曰。亂

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讚洪謀弱冠與同
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還
郡閻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
買物隨價讎直文生訛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
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
生以穢貨見損子許以烈節致譽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
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二人皆
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
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

道代郡太守。王氏世譜曰王昱字文龍太原晉陽人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夏侯仲權入蜀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illegible]入蜀姜

伯約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

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

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諸葛亮辟為奉義將軍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傅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郤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

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裴使君以問管公明：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如？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晉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傅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出為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張勃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　比之袁羊，劉喜，遂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及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畢誦讀，亦遍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宋明帝廢立之際。明帝紀曰：廢帝子業，疑畏諸父，拘之殿內，遇上無禮，將加害。上先與阮佃夫、李道兒等，密謀殞之，後篡。王思遠南史曰：王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宋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illegible]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遇。後至司徒左長史。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

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遂[illegible]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阿戎思遠小字旬日晏及禍。宋書曰。晏字休默。一字士彥。武帝時為丹陽尹。位任親重。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晏無防意。居朝事多專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帝疑晏反。乃密討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瑯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

徐謂人曰王郎所名高望促雖可惜[illegible]

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驗 華[illegible]長[illegible]

肖文札爲中書[illegible]帝[illegible]

後王子貞及[illegible]

李密 別見 乘一黃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挂於角上

一手捉牛靷一手翻漢書越國公 楊素 別見 遇見於道

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識

是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答云

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吾

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隋書曰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好讀書便騎射以父

軍功，做上柱國

路巖 唐書曰。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祖季元諫議大夫。父羣精經學。志行貞潔。為翰林學士。巖幼聰敏過人。登大中進士。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

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劉昫唐書曰。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略之子。進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以本官平章事。屆間列李德裕所嫉罷相。

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目謂作相也。

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言。

韓熙載 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

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
善八分及書筆格冠絕簡介不俗累朝未嘗拜一
人每歎眷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
制詔典雅有元和之風[illegible]欲用[illegible]為[illegible]命[illegible]深[illegible]
終不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歡飲[illegible]入云吾為此
遊用

[illegible]

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illegible]日[illegible]元祀
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
笑端南唐書曰熙載[illegible]役方拔奏
如此分左[illegible]右[illegible]子分[illegible]盡
[illegible]後主[illegible]初

[illegible]

待制誠之宋史曰李[illegible]為
是知名舉進士知洛川縣多[illegible]由
善政歷知兖濟舒瀛等州在仁宗朝因郎吏報

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曰包公無能爲今鄭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呂氏家塾記曰包拯字希仁嘗爲京尹令行禁止天下皆呼爲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見徇私者皆指笑之曰爾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爾一箇司馬家蓋當時亦稱司馬君實爲司馬家

賞譽

或問范孟博郭林宗何如人范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illegible]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以[illegible]事[illegible]詔[illegible]

侍王甫以次辯詰孟博越次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司卿更相拔舉迭為脣齒有不合者動見排斥其意云何孟博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

脂元升以哭孔文舉尸魏太祖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原元升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 眞參魏略曰脂習字元升京兆人公府辟舉高第天子西遷及在許昌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被誅時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

管公明言與裴使君何鄧二尚書。何晏。鄧颺。劉太常兄弟語。使入神思清發。不假寐。自此以還。殆白日欲寢矣。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家貧苦。賣牛衣以自給。好學讀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玷缺。初鍾會鄧艾伐蜀。或問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竟如其言。是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作崇尚論以矯之。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以儒行稱。

山公目嵇叔夜。巖巖如孤松之獨立。

張茂先甚重成公簡。王隱晉書曰。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由是默識過人。嘗曰。公簡清靜。比揚子雲。

揚雄自叙曰。雄為人簡易佚宕。清淨無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默識擬張安

世 班固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以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記其事。後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為尚書令。

衛叔寶是樂彥輔壻。並有海內重名。裴叔道曾稱之曰。婦翁氷清。女壻玉潤。 議者以為

周邢 晉紀曰。邢咸寧稱中為御史中丞。起居注曰。嶠[illegible]。淵博贍於論難。 遷只若武庫五兵縱橫 惠帝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下。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

人。

謝鎭西稱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含別傳曰。咸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荊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荊楚而已。

世目王苟子曰流奕清擧。文字志曰。修明秀有美稱。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風華高。目望蔡肅如寒風振松。叔源襲爵望蔡侯。目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日。

王令明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辯傳辭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

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沈約宋書曰荀伯子。潁川潁陰人。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秘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戲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失清塗。解褐駙馬都尉。仕至東陽太守。

宋世為之語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南史曰。王遠字景舒。太保弘從弟。光祿大夫孺之子也。仕至光祿勳。

王僧祐少便聰悟。南史曰。王僧祐字胤宗。瑯琊人。父遠光祿勳。僧祐雅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自天子至侯伯。未嘗與一人遊。卒於黃門郎。叔父

景玄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王智深宋記曰。王微。字景元。太保弘之弟子。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十六舉秀才。除右軍諮議。微素無宦

情儉不就

王瓚之歷官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南史曰。瓚之子敬弘子也。官吏部尚書。謚貞子。

江湛南史曰。江湛。字徽深。濟陽考城人。父夷。右僕射。湛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爲彭城王主簿。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所畜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頗謂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稱焉。

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宋書曰。何偃。字仲弘。廬江灊人。司空尚之中子。舉秀才。除中軍參軍。歷官吏部尚書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嘆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思曼

當年。

袁尹在郡。粲也嘗於後堂夜集。劉祭酒在座。劉是真長六世孫。袁指庭中柳樹。謂劉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瓛。可謂清德不衰。吳均齊春秋曰。劉瓛字子圭。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更請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

褚司徒淵也嘗集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景文。謝莊希逸。並在坐。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

可得已。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琴譜曰。琴曲有四大曲。別鶴操其一也。

袁尹見江叔文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南史曰。江斅字叔文。濟陽考城人。祖夷。右僕射。父湛。吏部尚書。斅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

世目何散騎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南史曰。何點字子晳。廬江人。祖尚之。父鑠。點十 。居父母憂。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遂絕婚宦。宋尚太子洗馬。梁徵中書侍郎。並不就。

釋慧亮過江。止何園寺。梁慧皎高僧傳曰。慧亮。姓[illegible]。先為東阿靜公弟子。後方寺

於臨菑。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集。千里命駕。顏延之。標德昭連。

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道安。竺法汰。斌亮振金聲於

後濟言妙緒。將絕復興。高僧傳曰。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爲師。後住江陵辛寺。袁粲請爲毋師。

劉孝標劉孝標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縣。碁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末明四年。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刺史參軍。天監中。部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

無憾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
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旅力剛强老而益
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
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
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
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目劉訏超然越俗如半天朱霞何佟之梁典曰劉訏字彥度平原人
與陳留阮孚李紳申金蘭之契築
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尋典囿
如雲中白鶴梁書曰劉歊字士夕有香氣滿室幼有
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
理家八比之謂爲神童及長博
相嶼誤

劉歊矯矯出塵
劉懷慰之子生
識慧十二讀莊
問而答皆有精
有文不娶不仕

燕歲之梁稷集

[illegible]所知。清
[illegible]雖布素[illegible]令[illegible]
作撰范居流。曰慧隆道人曰隆[illegible]
副散森跡若霜
下之[illegible]入學[illegible]所友[illegible]自[illegible]
劉長史幼聰敏善屬文[illegible]史曰。劉孝綽[illegible]字孝綽。本名
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王
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
神童。起家著作郎。左遷臨賀王長史。[illegible]書融深
賞異之。嘗歎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孝綽小字
衞尉趙知禮見袁憲章少時。歎曰。袁[illegible]止許中。南史
曰。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梁武帝開五館。其一
館在憲宅西。憲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
表。同輩咸嗟服焉。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
學。憲十四被召為國子正言生。祭酒到溉。愛其神采。博

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
未敢令試。居數日。君
正將升講坐。延憲入室授
岐何妥在坐。弘正曰。二賢雖窮奧
生。何謝遞起。極理致。憲
妥曰。恣卿所問。以首
色自若。辯論有餘。
告客曰。還諸袁。吳郡。此郎已堪

有陳汝之風。後陳留。汝南。彭城
望

陳後主有玉柄麈尾至佳。手執之曰
如林。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
子。在位七年。
爲隋所滅。

崔司徒 北史曰。浩字伯淵。清河東武
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

未試不。君正曰
憲候弘正。會弘
令憲竪義。時謝
顧得無憚此後
生開敏。弘正謂
觀者重沓。憲神
州。因
見代博士矣

故

寫令雖復多士
隋書曰。後主諱
叔寶。宣帝嫡長

城人。父宏。仕
好學。經史玄

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明元好術數命造筮占凶吉觀天文考定疑惑。多有應驗。性不好老莊之書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纖妍白[illegible]如美婦人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初拜博士祭酒至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毎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北史曰。盧玄字子眞范陽涿人。曾祖諶。晉司空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仕慕容氏。俱以儒雅稱。神麚四年。太后辟召儒俊。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崔浩欲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不納。後竟以此敗。

劉子翼。峭直有行。大業雜記曰。劉子翼字小心。劉禕之之父。仕隋至著作郎。**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宋祁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

七歲能屬文。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官至散騎常侍。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劉昫唐書曰。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父荔。陳太子中庶子。叔父寄。無子以世南繼後。性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學於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沙門智永。善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太宗朝。官秘書監。爵永興縣子。

太宗征遼東。太宗紀曰。貞觀十八年。命英國公李勣等。發天下甲士伐高麗。明年五月。車駕度遼。親率鐵騎圍遼城。高麗別將高延壽以其衆降。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刻石紀功。拜楊弘禮爲兵部侍郎。唐書曰。楊弘禮。隋尚書令素弟岳之子。高祖受禪。襲爵清河[illegible]

公。太宗征遼。以勣體有文武材。駐蹕擢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之役。領馬步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上望見其袍仗精整。人人盡力。歎曰。越公見郎必有家風。隋書曰楊素兼文武之資。志懷遠大。以功自許。高祖龍飛。功臣莫居其右。封越國公。

玄宗嘗早朝。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劉昫唐書曰。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始興。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刺史王方慶。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玄宗在東宮。舉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累官中書令。

劉捷卿在都。宋祁唐書曰。劉汎。字捷卿。知幾第五子也。歷京兆功曹參軍事。上元中。避地安

康仁。嘗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遍夕不寐。顧語賓從曰。提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劉昫唐書曰。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平章事融之子。少好學。風儀沉整。性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讀書。凡十餘歲。玄宗幸蜀。拜文部尚書。同平章事。肅宗既立。抗疏請自將兵。戰敗於陳濤斜。

房太尉言。見紫芝之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劉昫唐書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純朴無緣飾。動仰古道。父爲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母十。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召補龍武參軍。終魯山令。

韋氏孝友文學。自承慶嗣立。劉昫唐書曰。韋承慶字延休。嗣立承慶異母弟

祖父思謙則天執納言兼王氏。通承慶挺騰。餘有
秋罰祠中必解衣靖代。册不聽閱日私撰册察命
之清御中貞識遂音樂有蕭石。劉聰膺書目豈石
者上時見遂之之。有學業
行郡太常卿給撰部達譚則叔夏劉昀儒學
新劉斷以舒齊臟。
傳夏在監察刺史在見其才博識有述
國子祭酒國史一部一書
劉聃見日漸勤威國史一百十三卷，事簡而記
詳有良才藻譎上以爲謹問博壽之流。述以儒
術進，當代宗儒而純厚長者，詹於勢利。聚書二萬
卷，皆自校定，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
知名人畫，魏晉以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
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
備。祿山之亂，兩京陷賊，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
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時
趙冬曦唐詩紀事曰：趙冬曦，定州人。開元初，兄弟
趙冬曦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

亦有美名。宋祁唐書曰。冬曦兄夏日。弟和璧安貞居貞頤貞彙貞皆擢進士第。張燕公。劉昫唐書曰。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後徙洛陽。弱冠對策。授太子校書。預修三教珠英。開元中。召說及禮官學士。賜宴集賢殿。授說集賢院學士。封燕公。嘗語人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春秋傳曰。晉大夫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

宋景文云。東都事畧曰。宋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試禮部。奏名第一。章獻曰。弟可先兄乎。乃以庠第一。而祁爲第十。修唐書成。拜翰林學士。[illegible]諡景文。歐陽公歸田錄曰。宋郊兄弟。自[illegible]天下。時稱二宋。

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左思詠史詩。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康贈兄秀才入軍詩曰。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大

按[illegible]已有問
玄行之謚世說註不
明故并存此

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盡言。

品藻

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皇甫謐高士傳曰。荀靖字叔慈。潁川潁陰人。父淑。朗陵侯相。靖少有俊才。動止以禮。及卒。學士製誄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謚曰玄行先生。慈明孰賢。許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公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范曄後漢書曰。蔡中郎深重讓。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

見本知幾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
通性達。口辯辭長。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
典交至。檢括參合。殺夫敘焉。其之能奪使讓生在
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賢
之凡偶近器而已。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讀章
而進。並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
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
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
[illegible]竊惜[illegible]此賢曷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
熬[illegible]之一[illegible]願明將軍閏謀垂慮裁加少補[illegible]之
[illegible]容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illegible]德
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陳元龍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illegible]
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許下[illegible]
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illegible]

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嘗郎趙達也。吳志曰。趙達河南人。少從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自筭亡日。如期死。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擢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魏志曰。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初爲陳登功曹。太祖辟爲司空掾屬。官侍中。司徒。

陳太丘子紀。紀子羣。並有高名。後漢書曰。寔少著清德。連辭徵命。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二年。卒于家。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葬者三萬人。制衰麻者百數。後漢書曰。紀

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于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慚卿卿慚長

張輔吳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瑯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官輔吳將軍在孫權坐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以權爲陽羨長郡察孝廉行奉義校尉漢遣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名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生權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有貴象及策薨事江東權長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

每參同計謀策嘗論劉子初褊阨不當拒張飛太
自以爲不及。
甚。三國志曰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少知名先
主定益州辟爲左將軍西曹掾陳羣嘗與諸葛
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
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亮謂巴
曰張飛雖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
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
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備聞之怒曰
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
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
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
中吾不如子初若提枹鼓會軍
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權曰若令子初隨
世沉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高士。蜀志曰
張飛字
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先
主爲漢王拜右將軍爲帳下所殺。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東海王越辟爲別駕。時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韵見重。推敬君德。每云。當今可以爲司徒。充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支道林曰。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簡文初封會稽王。

[illegible]左右前人優劣。元藏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峯距，則吾不知。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孔子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褻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盜跖。莊子雜篇曰：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

讀畫本

子往說之。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前見謁者。盜跖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顏光祿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爲甚。衆莫能屈。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欵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南史曰。謝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見則驚異。

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遒。魏書曰。㥄字長孺。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㥄所為。任至東兗州刺史。

霍王元軌。唐書曰。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始封吳王。少多才藝。太宗嘗問羣臣。朕子弟中孰賢。魏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問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也。後改封霍王。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于上游戲。池周迴四十里。長安志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唐詩紀事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妨鄭方娠。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生踰月。毋戲曰。秤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其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唐詩紀事曰。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與沈佺期。劉允濟。媚附易之。及敗。貶驩州參軍。逃歸

景龍中。諂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諂結。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贓。遷越州長史。贓詩流傳京師。睿宗立。以猾險盈惡流欽州賜死。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中考功郎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侍宴爲弄辭悅帝賜牙緋。壽爲太子詹事。唐書曰。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與宋之問齊名。時稱沈宋。又

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辭氣已竭。宋猶陡健舉。沈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迴。雙星遺舊石。孤月隱殘灰。戰鷁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緹騎遶。堤柳幔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宋詩曰。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淩石鯨度。槎拂斗牛迴。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鎬飲周文

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宋世嘗目莊周爲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高似孫子略曰。道德三千言。辭潔而論。澹然六經之外其用則易也。莊周則不然。浚滌沉潛。若老於玄者而泓崢蕭瑟。乃欲超遥於老氏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倜儻峻拔。無一毫蹈襲沿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僞。放肆迤演。如長江長河。滚滚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洶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搏。率以荒怪詭誕。狂肆虛眇。不近人情之說。瞽亂而自呼。至於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瓌新亦一代之奇才乎。戰國多奇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悲悲乎。方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斬然一律。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夾之。肆意無忌。以

放乎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不可免於中。若其言，託孔子以自致其過者，十有九章。文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狎聖侮道，茲亦甚矣。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六代祖玄則，爲宋弘儒，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者，曰王先生業。文中子之父銅川府君諱隆，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開皇四年，文中子生，府君筮之，遇坤之師，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土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名之曰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後再徵不至，謂所親曰：我高祖始家於河汾，有墳壠於茲四代矣，有弊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讃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咸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大業十三年有疾，謂門人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

殆夫子召我也。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謚曰文中子。悉次其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共列爲八十卷。朱熹論曰。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及其無以自託。乃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

之不足以爲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爲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儼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爲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

規箴

嚴子陵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終不能屈。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侯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皇甫謐高士傳曰。霸與光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

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極。是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高義方造焉。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爲書曰。伏聞高問久。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小雅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敍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史記曰。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歷載邈矣。

操子名丕字子桓
初為五官中郎將

今君不能相見宜哉李長夫媿追謝徑去。漢雜事曰高虎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大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三國志曰陳思王植建安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幾為太子而植任性不自彫勵文帝御之以術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定為嗣曹公一日諮於賈詡文和魏略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有良平之奇太祖領冀州牧以為太中大夫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思

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魏志曰紹愛少子尚欲以爲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等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紹卒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太祖軍至西平譚尚舉兵相攻。皆敗走。劉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表死衆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讐隙至於傾覆。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太笑命原欲

醲著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燕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小名齊奴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爲趙王倫所殺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此者乃以三十斤綿

與萬。

祖士言深好弈棋。王處叔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世寒素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謂之曰。禹惜寸陰。帝王世紀曰禹有聖德承命以為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不聞數棋。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

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劭作風俗通。漢藝文志曰。應劭篤學多聞。撰風俗通。以辯物名號。釋時俗嫌疑。崔子真作政論。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籍。以郡舉徵詣公車。除為郎。論當世事數十條。名為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蔡伯喈作勸學篇。後漢書曰。邕所著獨斷勸學釋誨詩賦碑誄。凡百四篇。傳於世。唐藝文志小學類有蔡邕勸學篇一卷。史游作急就章。漢書注曰。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便可就而求焉。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塞而後忘憂哉士言發書白薦隱修由吝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

王國寶譖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一日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神色無忤。即吹為一弄。乃云。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遂乃勅御妓吹笛。桓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

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王司徒譏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南史曰靈運父瑍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康樂好

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郎。幼童傳曰。瞻幼而聰悟。五歲能通玄理。乃與晦曜南史曰。曜小字阿多。弘微之兄。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弘微等。宋書曰。弘微初名密。曾祖萬。晉西中郎將。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居身清約。歷位中書令。加侍中。共遊戲。命瞻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王儉[illegible]小時。叔父僧虔。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太子詹事。僧虔[illegible]釋褐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曰。鄭文[illegible]尚為麗學。解深拔。而滔光潛實[illegible]

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撫之曰。我不患此[illegible]

汝南之[illegible]無以加焉。

竣惡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貽之。後漢崔瑗字子玉涿郡人。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顏延之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

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孔中丞二弟在官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贓賄嘗請假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僞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南史論曰覬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困醉伏

地以貂抄肉粹帝笑曰汗貂武陵答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南齊書曰武陵昭王曄高帝第五子也母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學字遂工篆法性剛穎儁出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坐巫覡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故無寵未嘗處方岳

王長史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南史曰王騫字思寂太尉儉之子也性凝簡慕樂廣之爲人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輜軿塡咽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仕至度支尚

書。加給事中。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輔國將軍蕭季敞麄猛無行。善於彌縫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南史曰。思遠立身簡潔

陳江州諸子。多事豪侈。江州不悅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南齊書曰陳顯達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武帝徵爲侍中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畏懼之色子十餘人家既豪富與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誡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勿以富

賁凌人豫廢嫪林之勳進爵為公東昏立內懷疑怖舉兵襲建鄴敗死子皆伏誅

湘東王繹梁書曰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簡文被弑乃即位於江陵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按司馬光通鑑大寶元年湘東王繹[illegible][illegible]封侯景遣王僧辯次巴陵繹有他志僧辯一再有功復令且頓尋陽以待兵集及綱弑棟廢始遣東下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斂手言曰殿下都無下意南史曰蕭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為湘東王法曹參軍梁書侯景傳曰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

王方慶在政府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子左庶子

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唐書曰。方慶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

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唐紀曰。則天嗣聖元年二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於別所。仍改賜名哲。夏四月。遷廬陵王哲於均州。明年二月。遷廬陵王哲於房州。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羣書。褚遂良目爲九經庫。官至弘文館學士。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唐書紀事曰。至忠。蕭德言之曾孫。相中宗。後從太平公主謀逆。

伏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唐詩曰陳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輔之權御史中丞太平公主用事至忠遣使申意求爲京職召拜刑部尚書至忠雖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無所賑施及籍沒財產甚豐

後復當國遇宋璟於道宋曰非所望於蕭傅唐詩紀事曰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唐書曰太平公主以誅二張功加號鎮國睿宗誅韋氏公主與謀由此權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呂太乙爲戸部員外郎戸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戸部令牆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裴楷清通王戎簡要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大唐新語曰太乙初爲御史裏行自負才

華而不郎貞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節鞭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柳州宋祁唐書曰柳宗元字子厚父鎮肅宗時殿中侍御史宗元第進士博學弘詞科爲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事敗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宗元既放斥其文思益深堙厄感鬱一寓諸友世號柳柳州年四十七卒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老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唐書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元和元年尊爲皇太后

冊禮畢。憲宗十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

韓魏公執政，監一司有非其人者。崔公孺進曰。公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害人，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衢。涑水紀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之

陳恭公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韓維議謚言。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然得位行政。士大夫無補焉。不勤成名矣。請謚為榮靈。詔即謚恭判亳州過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春秋元命苞曰。嘉昌弧此折一大星為老人星出[illegible]平則見。見則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

南郊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遊湖吳越

春秋曰范蠡既佐越滅吳為書遺大夫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蠡遂辭於王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人莫知其所適後有讒文種於王者王賜種以鐲鏤之劍

世說新語補卷之三終